一身青袍说南北 再无先生解下回

“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

9月11日,陪伴了中国人几十年的评书大师单田芳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

惊堂木一拍,白纸扇一抖:“咱们言归正传!”单田芳这一生,新作加传统评书总共说过了110部,覆盖面达到全国530多家电台,收听人数将近7亿。人们熟悉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尝遍甘苦,说尽情仇。斯人已逝,其作不衰。评书里的侠义江湖,虽然已再无下回分解,但上回的书道一直被数字记录,亦被爱他之人永久记忆。

学艺坎坷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出生于营口市的一个曲艺世家,是中国评书表演艺术家、作家。

外祖父王福义是闯关东进沈阳最早的竹板书老艺人;母亲王香桂是著名的西河大鼓演员;父亲单永魁是弦师;大伯单永生和三叔单永槐分别是西河大鼓和评书演员。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他耳濡目染,从小便随父母奔波演出,十三四岁就已经能记住几部长篇大书。

1953年,单田芳高中毕业,考上了东北工学院。开学刚一个星期,却生了场大病,再加上家庭遭遇变故,他不得不退学。1955年进鞍山曲艺团,开始说起了评书。

1979年5月1日,单田芳重返书坛。1993年,单田芳应北京电视台之邀录了80回《七杰小五义》,播出以后反响很好。1994年,他又录了《百年风云》,此后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栏目请他录了400集《薛家将》,在全国播出后产生很大影响。

1995年退休以后,他从鞍山到北京,做起了“北漂”。单田芳家里经常宾客盈门,其中不少是来拜师学艺的。

2009年,单田芳被定为“评书”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第二年,他举行了两次拜师会,一共收了27个弟子。

2007年1月26日,单田芳宣布收山,《老店风云》是他的收山之作。2011年,出版了自传《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

他的代表作品有《三侠五义》《白眉大侠》《三侠剑》《童林传》《隋唐演义》《乱世枭雄》《水浒外传》等评书。

单田芳先生一生钟情评书事业,2000年罹患胃癌接受手术后,仍毅然继续创作并录制了后续的20余部电视和广播评书作品。

大师,何以成“大师”

单田芳,在他6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有录音的评书就已超过110部。共计12000余集,节目时间约6000余小时。

有武侠的、战争的、历史的……演播内容包罗万象,纵横古今,总有人模仿,从未被超越。

据说每天有超过1亿人在听他所讲述的传奇,这其中,包括了30后到90后的几代中国人。不少年轻人,是在家里长辈的影响下,听着单田芳的评书长大的。

大师,何以成“大师”?

多年来,单田芳始终保持着这样的作息习惯:早上4点多起床,点上一支烟,沏一杯茶,就开始备课。今天要从哪儿讲到哪儿,头怎么开,尾怎么收。10点左右就录完两三段书。

下午,再开始准备第二天的书。周而复始,一万多集的评书就是这么说出来的。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一个人完成的,别人根本帮不了他。单先生说:“我早就想出去旅游了,就是没时间。”

他讲评书的方式是,先确定一个题材,然后收集资料,传统评书比较好办,因为本子是流传下来的,只要稍加整理即可。而新评书则要花些时间,比如,他在录制《乱世枭雄张作霖》时,就花费了很多精力。

“你看表面上,说书人好像很容易,谈笑风生。其实我们准备的时候是煞费苦心,说书要求有强记的能力,必须得记住,不能照本宣科,拿着书念。这种记忆力都是多年习惯,忘不了。”

单田芳先生博采众长,勇于创新,探索前人不敢涉足的评书题材,形成了独特的“单式风格”。

在众多评书表演艺术家里,单田芳以大众化语言的鲜明特色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他口中的故事婉转惊险,又寻常可亲,阅尽人间苦乐。

他的声音特别,评书讲的精彩,在说评书的技巧上也有着自己长处,幽默风趣的同时引人入胜。

“从《三国》《隋唐》《大明英烈》,一直说到红色经典,书里有这么多英雄,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样?这一辈子下来,我崇拜的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扶困济危雪中送炭,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就是英雄。”

单老不能大碗喝酒,但他与他评书中的大侠无异。

他曾说,“评书不仅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生尝遍甘苦,书中说尽情仇。他把书里的故事讲给千家万户,把英雄的模样描绘给芸芸众生,正义、勇敢、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精神抖擞、绝不怕输的时代精神。

评书讲的是伦理道德,是故事也是人生的经验。几十年来,单田芳把他的经历也都融入到每一段书里去了。

这是一个说评书者的职业素养,更是一名艺术家对艺术的尊重,对文化的敬畏。

“人的一生是非常难的。所以,我就总结了一句话:人生在世难难难,苦辣酸甜麻涩咸,起早贪黑为张嘴,争名夺利不停闲。”话音落处,仿佛又听到那一句熟悉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据人民网)

人物春秋

左起: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

《智取华山》电影背后的故事

1953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智取华山》家喻户晓,电影中深山采药人常生林带领七位勇士攀绝壁、跃深渊、过老虎口的矫健身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都知道常生林是一个从小在深山老林中长大的小伙子,却不知道常生林还有另外一段传奇经历。

常生林的原型是家住华山黄甫峪两岔口的王银生。1938年,华山脚下拉壮丁拉得很凶,夏收前后,保长盯上了身强力壮的王银生,准备抓他去当兵。得到这个消息后,王银生平时就多长了一个心眼,每天晚上睡觉时和衣而睡,做好一旦有风吹草动撒腿就跑的准备。可是,一连好多天过去了,却不见一点动静,王银生慢慢地放松了警惕。

在一个漆黑的晚上,已经后半夜了,王银生睡得正香,院子里的狗忽然狂吠起来,紧接着传来一阵急促杂乱的脚步声,顾不得多想,王银生从床上一跃而起,拨开屋顶的茅草,猛地蹿了出去。没逃多远,只听身后“嗵”的一声巨响,后来才知道,那是保丁用石头砸开了自家那本已破烂不堪的柴门。

因为跑得太急,王银生跑出来时几乎一丝不挂,光着脚一口气跑了几十里山路,从黄甫峪翻到仙峪,在仙峪一个亲戚家借了一身衣服躲藏起来,后来听说党家河(现在华阴市华山镇三合村)的一位结拜兄弟从部队上回来了,便在晚上悄悄出山找结拜兄弟商量对策。王银生的结拜兄弟名叫党举初,是原杨虎城的部队——国民党三十八军教导团副团长。三十八军当时正在山西一带抗击日寇,这一次,党举初是奉三十八军委派回华阴招兵的。听党举初介绍了三十八军英勇抗击日寇的事迹后,王银生深受感动,当即表示愿意跟随党举初去山西抗日,从此走上了从军之路。

到部队后,王银生被分配到三十八军教导团迫击炮连,旋即参加了三十八军与日寇的永济大战。一年后,王银生觉得当炮兵没有步兵那样面对面杀敌过瘾,于是主动要求转到一线步兵战斗部队,随部队开始了转战晋豫、与日寇血刃拼杀的六年抗战岁月。

在抗日战场上,王银生多次参加敌后侦查和游击任务。有一次,王银生他们深入敌后骚扰日军时,陷入了日军重围。晚上,为防止中国军人趁机逃脱,日寇沿包围圈生起了一堆堆篝火,将附近照得亮如白昼,死死地锁死了王银生他们,只等天亮一举歼灭。面对训练有素、像狼一样机警凶残、装备精良的日军,如果等到天亮,侦查员们肯定是死路一条,王银生觉得只能拼死赌一把了。后半夜,趁敌人注意力有所放松的空隙,王银生和战友们将几十枚手榴弹猛地同时投向敌人,趁敌人被炸懵的那一瞬间,王银生他们拼命跑了出去。多亏从小练就了一双飞毛腿,王银生最终跑出了包围圈,捡回了一条性命。

就在三十八军一心一意抗击日寇时,蒋介石却悄悄向三十八军伸出了黑手。原来,三十八军从西安事变前就开始和中国共产党接触,受中国共产党影响,三十八军接受了我党的政治主张,在抗战中,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合作抗日,两军关系越来越密切。随着三十八军和八路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国民党反动派对三十八军越来越痛恨,必欲除之而后快。1944年初,蒋介石任命反共先锋张耀明担任三十八军军长,张耀明到任后,利用各种手段打击迫害三十八军中的进步军官,并准备分化编散三十八军。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中共地下党工委的帮助下,三十八军进步官兵决定举行起义。

1945年收麦前后,王银生等二十多人受部队委派秘密护送起义军官家眷回陕西老家。从潼关到宝鸡,他们沿路将家眷一个一个安全护送进家后,王银生抽空回了一趟家看望母亲,准备等看过母亲后立即返回部队参加起义。那时正是山里锄玉米的农忙时节,母亲见家里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壮劳力,便安排王银生帮家里锄完玉米后再走,谁知玉米还没有锄完,三十八军官兵已经在河南洛宁起义,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搜剿起义人员。眼看回不去了,王银生染黑了军装,装扮成老百姓,在深山老林里蛰伏起来。

1949年6月5日,为了寻找另一条上华山的道路,解放军侦查小分队在黄甫峪口附近向群众了解情况时,群众推荐了从小在黄甫峪里长大、身手敏捷的采药人王银生。

上山前,侦查小分队队长刘吉尧(电影中称刘明吉)曾和王银生商量能否在黄甫峪东山梁上架上迫击炮向华山顶上射击,以此消灭盘踞在主峰区的韩子佩部队,被王银生否决了。王银生说,黄甫峪梁和华山主峰区之间隔着宽谷深沟,射击距离太长,加之沟中风速太急,迫击炮弹药量装填量太少的话射不到位,弹药量太多虽然可以延长射程但偏差随之增大,无法有效消灭敌人。听王银生说得非常专业,刘吉尧惊问王银生怎么知道这么多知识,王银生说自己以前在三十八军当过兵。听说王银生在三十八军当过兵,刘吉尧惊奇地瞪大了眼睛——解放华山的大荔军分区部队司令员正是杨虎城将军的长子杨拯民,王银生前后两次参加的都是“杨家军”,让刘继尧慨叹王银生和杨虎城将军家的缘分确实不浅。

正是因为有了在三十八军的战斗经历,加上善于攀缘的过硬本领,在智取华山的行动中,王银生不仅轻松地胜任了向导的重任而且成为歼敌战斗中的重要力量,为解放华山作出了更多贡献。

□秦永毅

钩 沉

记住西北联大

西北联大城固基地

西北联合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同时成立,只不过西北联大的名字只存在了1年4个月,加上前期的名字“西安临时大学”,也只有23个月。但是,合组成西北联大的几所大学,在西北地区整整坚持了8年,盼来了抗战胜利。而抗战胜利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由西北联大带到西北地区的大学和大学教师,这些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时之选,却大多留在了条件异常艰苦的西北地区,与黄土高原为伴,与西北大风为伴,坚持到如今,又是整整67年!

西北联大,开拓了西北的高等教育,奠基了西北地区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和成就,更为今天西北地区和未来中国的教育、经济、社会、国防,养育人才,培育精神,涵育底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37年9月10日发布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随抗战局势变化,长沙临时大学不久转徙云南,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西安临时大学复迁陕南汉中,合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两校一南一北,艰难困苦中,为中国保留精华,养育精英。但十分遗憾的是,目前西北联大的研究极为薄弱,很少为世人所知。而事实上,西北联合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存续和发展,都产生过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西北联大建设起西北高等教育

在西北联大到来之前,西北虽有高等教育的萌芽,但根基薄弱。而组成西北联大的几所学校都有很好基础、很强实力。

当时,北平大学有工、医、农、法商、女子文理5个学院;北洋工学院则是中国第一所工科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北平研究院有物理、化学、镭学等9个研究所。这些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内迁,大大提高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实力。在西安期间,全校设6大学院,24个系,教授106名,全校学生总计1472人(含借读生151人)。

太原失守后,西安告急。1938年3月6日,西安临大奉命徒步翻越秦岭,再迁陕南汉中。4月,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依然设有6个学院23个系。

1938年7月,教育部将西北联大工学院、农学院独立设校。1939年8月,西北联大再次改组,由文、理、法商三学院组建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医学院,师范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西北联大虽然分设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五校,但这些学校并没有因为分立而缩小,而是长期合作办学,共用资源,反而得到扩大和发展。

国立西北大学共设文、理、法商3学院12系,形成了文、史、哲、经济、法学、生物、地理、地质等完整的高等文理教育体系。后发展为如今的西北大学。

西北工学院则形成了土木、矿冶、机械、纺织、水利、航空,以及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完整高等工程教育体系。后发展为如今的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农学院由西北联大农学院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而成,形成了完整的高等农学、林学教育体系。后发展为如今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北医学院汇入陕甘医学教育,奠定了西北医学高等教育和西北医学科学的基础。后发展为如今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

西北师范学院则设立国文、英语、公民训育、数学、教育、体育、家政等系。后发展为如今的西北师范大学。

抗战胜利后,这些学校除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一部分迁回平津复校为北洋工学院(今天津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以外,所有院校皆留西北,为西北地区构建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今天在西北的不少高等院校均与西北联大有直接源流和传承关系。

没有西北联合大学,就没有今天的西北高等教育。

西北联大独具光彩的理念和传统

与西南联大一样,西北联合大不设校长,由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师范大三校校长和教育部特派员共4人组成常委,商决校务。1938年10月,西北联大第四十五次校常委会议决议,以“公诚勤朴”为联大校训。

根据西北联大黎锦熙教授的解释,其中“公”是以天下为公,“诚”是不诚无物,“勤”是勤奋敬业,“朴”即质朴务实。黎锦熙还为西北联大撰写了校歌,其词曰:“并序连黉,卅载燕都迥。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汉江千里源嶓冢,天山万仞自卑隆。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明医弱者雄,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校歌将三校在平津办校40年,内迁秦陇联合举办文理、政法、师范、农、工、医教育,以“公诚勤朴”为校训,传承民族文明,发扬民族精神的办学目标作了高度概括。

在西北联大的迁徙过程中,当时的人们逐渐意识到西北联大对“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水平”的重大意义:“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根据抗战时期建设西北后方的战略,西北联合大学分设为国立五校,“使它们各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1939年5月2日,西北联大在城固本部举行开学典礼,常务委员的报告即说明,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意义就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

时任教育部部长1940年6月曾到西北大学视察,并为西北大学第四届同学会题词:“学成致用,各尽所长,经营西北,固我边疆”。1943年11月,《西北学术》月刊创刊号出版,西北大学校长赖琏指出:“我们要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兴的文化,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真正负起开发大西北的重大使命。”而从西北联大独立出来的西北师院,也在1940年决定西迁兰州,并于1944年全校迁到兰州办学。

西北联大意义深远的教育成就

1937-1946年之间,西北联大与其子体国立五校形成了505名教授、1489名员工的教职工队伍,培养的毕业生9257名。

在西北联大与其子体国立五校的教师中,有徐诵明、李蒸、李书田、胡庶华、汪奠基、黎锦熙、马师儒、许寿裳、曹靖华、罗根泽、陆懋德、黄文弼、罗章龙、袁敦礼、虞宏正、张伯声、林镕、沈志远、汪堃仁、魏寿昆、盛彤笙、刘及辰、曾炯、傅种孙、张贻惠、黄国璋、李仪祉、高明等一大批泰斗级的著名学者。

黎锦熙开创拼音方案研究,编纂多部陕西地方志,所著《方志今议》被奉为现代方志学的“金科玉律”。外文系曹靖华一生致力于传播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号称现代苏俄文学第一人。历史系陆懋德研究中国史学方法成就卓著。数学系曾炯,被丘成桐认为是20世纪唯一可与日本数学家齐名的中国数学家。地质系张伯声的地壳波浪镶嵌构造学说被公认为地质构造五大学派之一。地理系黄国璋是我国传播近现代西方地理科学的先驱。农学院汪厥明为我国农业统计学科的创始人。医学院蹇先器是中国皮肤性病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林几是中国现代法医学的创始人。著名体育教育家袁敦礼、董守义在1945年联名倡议,首次提出中国申办奥运会。

西北联大及其分立五校培养出师昌绪、叶培大、傅恒志、史绍熙、吴自良、高景德、张沛霖、李振岐、赵洪章、涂治、侯光炯、于天仁、王光远等杰出人才。师昌绪,1945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2010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赵洪璋,1940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农艺学系,培育出我国小麦推广面积第一的“碧玛一号”,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他,亲切地称他“挽救了新中国”,人们也把他和后来的水稻专家袁隆平并称为“南袁北赵”。

西北联大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抗战时期,平、津、冀四校一院,从平津冀沦陷区到西安,复从西安南迁陕南汉中,其中部分力量再从汉中迁西康、迁兰州。抗战胜利后,一部分再回迁复校,大部分扎根西北。

抗战期间,教师的工资按“薪俸七折”发放,再加上抗战和通货膨胀的影响,生活极其艰辛。但师生们不畏艰苦,谱写出我国战时高等教育壮美的诗篇。学生们上晚自习,就用自制油灯照明,轮流接续夜读,油灯彻夜不灭,远望如星斗满天,被当地民众传为佳话。

国难当头,西北联大还主动适应抗战需要,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9月8日,全校组织了734名学生参加了为期两月的陕西省学生军训活动。1944年西北联大有300余名师生报名从军抗战。时年43岁的地质地理系教授郁士元主动要求到抗日前线,被称为“抗战以来教授从军第一人”。

西北联大将高等教育体系系统植入西北,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它为战后中国西北建设储备了人才,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它凝聚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方光华

往 事

《西北联大校刊》创刊号